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一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十二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一下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傳第二十四下

陳留

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勲好黃老平帝時為

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勲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
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
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同不仕新室父

稜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

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避其是而矯其
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
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
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
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
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
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
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

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彞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

功而忽蹉跌之敗者也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

其危夫華離葉而萎條去榦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葑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歆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薰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

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折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
猷顯丕泝泝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而濟之乎
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
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紱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
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
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
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
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

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執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
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取進也
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
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
矐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絜乎
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
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
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

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
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
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踖之
怨豈在明惠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
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壘所防帶
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予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
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燬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
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

侯王肅則日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
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
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
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
方將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
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
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
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元策於聖德宣太平於

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
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
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
乎其居幸而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
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
仲供德於衡輅倭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
子享土於善圉狼臆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飲
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

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敢參跡於若人
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
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
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慾息兮
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建寧三年辟
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
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
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

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定正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晚儒後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

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狃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循三五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

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
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罷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
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
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
書鳥篆者皆得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
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
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
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頗有雷霆疾

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
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令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宣王遭旱密勿祇
畏無以復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
誅繁多之所致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
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
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
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

為踈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故
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
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
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
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
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
臣不勝憤懣謹條陳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
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

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養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
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
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
有廢至於他祀輒生異議豈南郊卑而他事尊哉孝元
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
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誠懇惻
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
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

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收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章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

賢之道未必一途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
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訕謗之誅遂使臣下結舌莫圖
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
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
海內博開諫路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
姦枉分別黑白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燾益州刺史龐
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燾等所舉其効
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網

紀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
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
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
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
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
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
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
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

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
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
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
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
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
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
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
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

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
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
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
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寢責之科所宜分明
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召拜議郎若罷用優美
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
考反求遷轉更相倣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
可且斷絕以覈真偽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

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由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執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

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宜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馬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馬光和元年遂置鴻都文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馬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

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援引故事皆有依據故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

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則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王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

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王所進光祿勲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珣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熺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

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
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
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
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
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
臣以愚戆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
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
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

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泄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
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
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
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
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
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
百日郃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又營護
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臣

怔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冤
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
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
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
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
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
所言臣實愚戇惟識忠蓋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
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

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
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
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
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
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
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
姦伏補益國家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
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

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敢聞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
隨臣摧汲并入阮陷誠寃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
所逼趣輒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死期垂至冒昧自陳
願身當辜戮旬質不並坐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唯
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
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彊愍邕
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鉗鉗
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

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情戒
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
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
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
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還就
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
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
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

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
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
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有焦故時人名曰
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
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聽之曰嘻以樂
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
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
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

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
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爾而笑
曰此足以當之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
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
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
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
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
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侯董卓賓

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魏魏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幡遠近以為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車駕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用邕恨其

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黜首則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

日碑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
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
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
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
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碑退而告人曰
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
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
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

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
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
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
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
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左雄字伯豪南郡涇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
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
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

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
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
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
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
遭厄難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謇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
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
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
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

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
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
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
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
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
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官蠲苛赦赦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

康又誠由元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
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
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
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
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
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
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

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疚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暮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按而亡不受

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
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
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
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
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
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
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

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

至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
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
推擁災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又上疏言宜密為備
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
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解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
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為寇賊連年死亡大
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
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

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
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
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
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
若其面牆則無所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
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
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
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

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
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
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責之曰
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
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
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
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弟子為諸生有志

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庶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
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
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
以娥前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
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
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
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
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

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逮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欲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復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

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
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
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
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
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共同爵號懼
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
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
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

之言未絕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

交構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
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
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
古典也帝從而改之自後九卿無復捶撲自雄掌納言
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隸校尉
初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
又舉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常坐贓受罪舉以
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

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永和二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父防為陳留太守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

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
傳美之今諸閭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
不虞主上將何以令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
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
答人望郤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
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伋代郤為司徒舉猶為吏時
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陽令
促期發遣舉說朱伋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

立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諸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張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張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

章御座以為規誡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

介子推焚骨有龍忌之禁

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

也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

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

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

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

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

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
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
優深特下策問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二儀交媾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
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畏女婚娶
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
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閉隔則二氣否
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

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
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
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
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
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
王入商出傾宮之女成湯遭旱以六事尅己魯僖公遇
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神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
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

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
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
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
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德變惑出後宮
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
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外藩擢典納
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唯陛下
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

得失舉等並對以宜慎官人去斥貪污離遠邪佞循文
帝之儉遵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污邪佞
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
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邪佞
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
事免司徒劉琦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
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
者多云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

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為
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為昭穆羣
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書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
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
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夫昏春
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
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
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

字伯河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為蜀
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
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舉時稱疾不
往商與親昵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靡露之歌坐
中間者皆為掩涕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
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焉商至秋
果薨商疾篤帝親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

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
皆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
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
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
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飭州郡察彊
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
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
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

刺史馮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
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
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
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
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奏劾貪猾表薦公清朝廷
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
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
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

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
遂躋僖公於閔公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
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
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
義不可改昭穆之祀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
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
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為宰相深痛傷之乃詔
告光祿勳汝南太守褒其勲勞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

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素節子勰字巨勝少尚
玄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
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
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
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
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靜杜絕
人事蒼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
談晏樂及秋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為

知命自勰曾祖父楊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

苑傳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受遭父憂服闋

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

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

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

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間已度伊洛近

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令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峴峴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

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
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
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
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練達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
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
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
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

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皆斥黜臣前
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
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
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
於是有詔公卿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
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
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
事有所損缺務從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

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
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亡亦
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
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
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
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
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
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羗戎

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莫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急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

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
君子自彊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
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之吏於取士之
義猶有所遺乃詔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
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
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
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
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

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
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
之勲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瓊獨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允亦加
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啟
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
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
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

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會
以地震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
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者
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
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
拜瓊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祁鄉侯
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切乃許之梁冀既
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

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
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為
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
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
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
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
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
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

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人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
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
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
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
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
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
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
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

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
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
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
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
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
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
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
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

賢愚切痛海內憂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
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
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
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
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
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
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
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

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
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
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陞
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
共色粉墨雜跡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
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
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
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極位重

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
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
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
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
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
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
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竒愛之瓊為司徒
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

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
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
蠻夷猾夏責在司空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
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
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九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
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
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
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

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韞韞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韞俱禁錮韞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韞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

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凋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内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為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

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殺君於齊
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
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
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
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
二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高
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

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
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
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
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莅事
明理稱為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
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
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
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

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
故更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
玄行先生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為沛相曇為廣
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其支黨賓客有在
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
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爽字慈明一名諡幼而好學年
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
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

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旺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

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

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

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堯帝之女下嬪於虞猶屈體降下修勤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

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尚夫卑澤尚妻覩鳥獸之文鳥
則雄者鳴鵠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
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
爰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
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
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
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辟
咸備各以其叙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

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廢興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禮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

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
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
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
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
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
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增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嘗
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
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

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稱之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

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適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稱為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吊問喪疾者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

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

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
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
事三月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
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
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
顓等為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
經春秋條例及集漢事可為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

羊問及辯讖等并他所論叙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爽兄儉子悅或並知名於世或傳列在魏史悅字仲豫父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宦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或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

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監五篇其所論
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
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
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由重而已
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
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
未由行矣夫亂俗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
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

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
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
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
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
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
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
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
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

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
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
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
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
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
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
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

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
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
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
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
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
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
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
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

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
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
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
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
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
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
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
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

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
不得或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
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
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
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
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
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

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曲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矣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

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為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

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辦理而不
為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
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
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
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
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
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

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
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
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
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後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
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
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

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
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
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逡巡王
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為司隸校尉魏史有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戲
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廨役後為都亭刺佐
而乃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
業於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

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

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彊禦陳君可謂善
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
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
喪去官復再遷除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
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
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伸
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
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民

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
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
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
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
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
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
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豐民儉
有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

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首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錮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徵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

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
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
百數共刊石立碑謚曰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譔最賢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
皆推慕其風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
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
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
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

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
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
地肥美號為陸海今關東兵起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
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西夷宜修
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為公宜委
事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
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
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

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

嚴讀曰裝也

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

又徵為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謚字秀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者靡不榮之謚早卒羣傳在魏史

通志卷一百十一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膳錄監生臣李維裕